

李新魁语言学论集

中华书局

江氏音學
十書

饒炎題



李新魁语言学论集

李 新 魁 著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郑仁甲

李新魁语言学论集

LIXINKUI YUYANXUE LUNJI

李新魁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5毫米1/32·15¹/₂印张·2插页·359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定价：19.00元

ISBN 7-101-00601-9/H·55



目 录

一	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	1
二	论《切韵》系统中床禅的分合	20
三	重组研究	45
四	论《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它所代表的音系	98
五	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	131
六	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	146
七	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	163
八	近代汉语介音的发展	177
九	《射字法》声类考	201
十	论“等”的起源和发展	212
十一	等韵门法研究	234
十二	论内外转	271
十三	《韵镜》研究	284
十四	《起数诀》研究	338
十五	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	404
十六	音韵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	437
十七	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	459

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

上古音晓匣两组(下称晓系)读归见溪群组(下称见系)。也就是说,在魏晋以前,后代(如《切韵》时代)属晓匣组的字并不念为〔x〕〔ɣ〕(或〔h〕、〔ɦ〕)的音,而是念成〔k〕、〔kʰ〕、〔g〕的音,与见溪群组没有区别。晓系字念为〔x〕和〔ɣ〕,是魏晋以后的变化;后代念〔x〕、〔ɣ〕的晓匣组字是从上古的见溪群组字分化出来的。

这个判断,可以分两步来论证。我们首先证明上古音晓系和见系原是合而不分;然后证明上古音晓系也跟见系一样念为〔k〕、〔kʰ〕、〔g〕,魏晋以后才由塞音的〔k〕、〔kʰ〕、〔g〕变为擦音的〔x〕和〔ɣ〕。

一、上古音见系和晓系不分

上古音见、晓两系合而不分,可以从下述八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由谐声系统可证

在汉字的谐声系统中,今音念晓系的字,大部分从见系的声旁得声;反之,今音念见系的字,也多从晓系的声旁得声。案形声字造字的原则,声旁相同者,基本上声母也相同。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蒋善国《汉字的组成和性质》说:“形声字里面的声符,一定跟它所组成的形声字同声”(第70页)。曹伯韩《中国文字的演变》也说:“在古代,凡是同一个声旁的字,读音是相同的,但到后来就变动了”(第62页)。我们看后代念晓系和见系的字,其声旁大量地混用,可见古音这两系声母必合而

为一,才有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后代语音发展变化了,才分出不同的声母来。下面是见、晓两系声旁混用的例子(括号内是《广韵》的反切;下文凡引用《广韵》的反切表明读音的,不再注明《广韵》字样):

工(古红切)——江、红、虹、仝、扛、缸、缸、翁、颀、堆(户工切)缸(下江切)汞(胡孔切)项(胡讲切)。

干(古寒切)——邗、𧇗、汗(胡安切)、旱(胡笥切)。扞、𧇗、𧇗、𧇗、汗、𧇗、𧇗、𧇗、𧇗(侯肝切)、𧇗(下晏切)。

间(古莧切)——𧇗、桐、𧇗、𧇗、𧇗(户间切)、𧇗、𧇗、𧇗(下极切)。

军(举云切)——𧇗、𧇗、𧇗、𧇗、𧇗、𧇗、𧇗、𧇗、𧇗(户昆切)、𧇗、𧇗、𧇗、𧇗、𧇗(胡本切)、𧇗(户关切)。

气(去既切)——𧇗、𧇗、𧇗、𧇗、𧇗、𧇗、𧇗(许既切)。

共(渠用切)——洪、𧇗、𧇗、𧇗(户公切)、𧇗、𧇗、𧇗、𧇗(胡贡切)、𧇗、𧇗(胡绛切)。

后(胡口切)——𧇗、𧇗、𧇗(古厚切)、𧇗(古侯切)、𧇗(苦后切)。

亥(胡改切)——𧇗、𧇗、𧇗、𧇗、𧇗、𧇗、𧇗、𧇗(古哀切)、𧇗(古谐切)、𧇗、𧇗、𧇗(苦哀切)、𧇗、𧇗(苦戒切)。

咸(胡纒切)——𧇗、𧇗、𧇗(古咸切)、𧇗(古禪切)、𧇗(古斩切)、𧇗(丘廉切)、𧇗(苦咸切)、𧇗(苦感切)𧇗、𧇗、𧇗(苦洽切)。

霍(胡沃切)——𧇗、𧇗、𧇗、𧇗、𧇗(古岳切)𧇗、𧇗、𧇗、𧇗、𧇗(苦角切)。

第二、由形声字声旁的变换可证

形声字是由声旁与形旁构合而成的。形声字的声旁可与另一同音的声旁相替换。段成式《酉阳杂俎》说：“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声用之”。因此某些形声字常兼有数体，如糧之与粮、忼之与慷、倣之与仿、螾之与蚓等。这些异体字的产生实际上也是古今音演变的结果。蒋善国说：“有些异体形声字是因方音或古今音有了变迁，为了结合方音或今音新造的。”又说：“古今音变的现象，在异体形声字里面，特别突出。”^①因此，从这些异体形声字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到这些不同声旁原来读音的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它们所代表的语音古今发展变化的痕迹。

形声字中从见系声旁得声的字，常有从晓系声旁得声的字与之成为或体，即古时见系声旁与晓系声旁常可互换。这证明古代见、晓两系必定同音，其中一系是后代从另一系分化而来的。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凡一字异体者即可征合韵之条理”，这句话也可以施之于声母。即可谓：凡一字异体者则可征同声之条理。

觥同觥(古横切) 鞋同鞬(户佳切)

粘同糊(户吴切) 绩同绘(胡对切)

駮同駮(侯楷切) 瑰同瓌(古回切)

——上例见《说文》

稭同秆(古旱切) 垢同均(古偶切)

𨾏同𨾏(古鑊切) 执同拈(渠鳩切)

稭同稊(居蘖切) 柯同檨(何个切)

糲同糲(丘远切) 𨾏同𨾏(户吾切)

——上例见《玉篇》

第三、由汉字假借可证

① 《汉字的组成和性质》第212页及第202页。

许慎《说文解字·叙》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蒋善国解释说：“本无其字，谓形也，依声，谓音也，托事，谓义也。假借之正例，始于有其音而无其字，因借他字之形以当此语之用，其读则依乎借字之声，其义则托以所借之事”^①。“其读则依乎借字之声”，这也就是段氏在《六书音均表》中所说的：“假借以音为主，同音相代也”。这种假借字，在其初借时，读音是相同的，后来由于语音发展变化了，由一音生出多音来，训甲义者读甲音，训乙义者读乙音，遂有同一字形而音义不同的现象。今音中，见系（或晓系）声母的字，其假借字多演为晓系（或见系）声母，成为见、晓两读。这种情况又可证明上古音见系和晓系的合一，其中一系是从另一系分化出来的。

会 （甲）会稽（地名），古外切；（乙）会合，黄外切。

见 （甲）视也，古电切； （乙）露也，胡甸切。

降 （甲）下也，古巷切； （乙）降服，下江切。

校 （甲）检也，古孝切； （乙）校尉，胡教切。

——上例见《广韵》

糠 （甲）米多水，坚嫌切； （乙）稻不粘，胡谗切。

绘 （甲）五采束发，古外切； （乙）五采绣，胡对切。

罨 （甲）博局方目，古卖切； （乙）阻碍，胡卦切。

趯 （甲）走貌，姑黄切； （乙）作力貌，胡光切。

瞢 （甲）大腹，姑黄切； （乙）病睡，胡光切。

夸 （甲）大也，枯瓜切； （乙）美貌，甸于切。

炕 （甲）美女，丘庚切； （乙）女性急戾，寒刚切。

蟪 （甲）黄甲小虫，逵员切； （乙）大鼃，呼玩切。

① 《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下册第83页。

——上例见《集韵》

第四、由古书通假可证

古书中同音的字往往可以通假。可通假之字必同音。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前儒或用假借字为音，更令学者疑昧”。黄承吉《义府·后序》说：“凡古书之用为通假者，皆同声也”。段氏《说文解字注》也说：“凡假借必同部同音”。蒋善国《中国文字的原始及其构造》也指出：“凡同声之字，古人皆可通用也”。今读为见、晓系的字，古书中常可互借。这证明上古音见系和晓系合一，两者读为同音。下面引举一些例子来看。

假 古疋切，古可借为遐（胡加切）字。例：扬子《法言》：“假言周于天地，赞于神明。”

盖 古太切，古可借为盍（胡腊切）字。例：《礼·檀弓》：“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

侠 胡颊切，古可借为夹（古洽切）字。例：《仪礼·士葬礼》：“妇人侠牀东西。”又《周礼·冬官·考工记》注：“今时钟乳侠鼓与舞。”

红 胡工切，古可借为功（古红切）字。例：《史记·文帝本纪》：“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注：“服虔曰：当言大功小功。”

苛 空歌切，古可借为呵（虎何切）字。例：郑康成《说礼》：“司关掌苛察奸人。”又《前汉书·王莽传》：“大司空士夜过奉亭，亭长苛之。”

谦 苦兼切，古可借为嫌（户兼切）字。例：《荀子·仲尼篇》：“信而不处谦。”注曰：“言得信于上，不处嫌疑，使人疑其作威福也。”

俭 巨险切，古可借为险（虚检切）字。例：《荀子·富国篇》：“下疑俗俭。”注：“俭读为险”。

共 渠用切,古可借为向(许亮切)字。例:《论语》:“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第五、由经籍异文可证

同一名称在不同的经籍中常有不同的写法。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互用同音字造成的。由经籍的异文也可证知古音晓系与见系的合一。

匈奴又作恭奴 《史记·匈奴列传》作匈奴;《汉书·匈奴传》作恭奴;《释迦方志》卷上作凶奴;《大唐求法高僧传》作兜奴。是可证古匈、凶、兜(许容切)与恭(九容切)同音。

浑邪又作昆邪 《史记·大宛列传》:“故浑邪地空无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则作昆邪;《前汉书》作混邪。可见古混、浑(胡本切)与昆(古浑切)同音。

庖牺又作虞亏 《史记·三皇本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案庖牺(伏羲)又作虞亏。周伯琦《六书正讹》曰:“虞亏古圣人名,别作伏羲”。查羲字许羈切,亏字去为切,一属晓系字,一属见系字,古读为同音。

女娲又作女希 娲字《说文》谓“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从女𠂔声。”《歌麻古韵考》曰:“按女娲亦号女希。《史记·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虞羲氏立,号(曰)女希氏”(括号内为原文漏引之字)。娲,古蛙切,希,香衣切。

和氏璧又作𠂔氏璧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和氏璧《淮南子·说山训》作“𠂔氏之璧”。和,户伐切;𠂔,苦纲切。

蟹又作解 《吕氏春秋·恃君篇》:“大解陵鱼大人所居”,“大解”《山海经》作“大蟹”。解,佳买切,蟹,胡买切。

茄又作荷 《诗经·陈风》:“有蒲与荷”,郑笺:“夫渠之茎曰

荷”；樊光注《尔雅》时引《诗经》作“有蒲与茄”。又《前汉书·扬雄传》：“衿芰茄之绿衣兮”，师古注曰：“茄古荷字”，是荷、茄二字通同，经典中可互用。茄，求迦切，荷，胡可切。

嘉又作喜係僊贺 《楚辞·天问》：“元鸟敢诒女何喜”，《后汉书·礼乐志》引作“何嘉”。又《史记·景帝本纪》：“封故相国何孙系为武陵侯”，注：“《汉书》也作係邹诞生本作僊”，查《汉书·萧何传》则作“孙嘉”。又《仪礼·觐礼》古文“余一人嘉之”，今文嘉作贺。是嘉可通喜、係、僊、贺等。前者为见系字，后者为晓系字。

贤又作𡗗 𡗗为贤字之古文。《说文》曰：“𡗗，坚也，从又臣声；又𡗗之属皆从𡗗，读若铿锵之铿，古文以为贤字”。案贤字户田切，𡗗字作苦闲切或丘寒、丘耕切。贤字与𡗗字在古籍或碑文中多互用。贤字汉《校官碑》及《国三老袁良碑》俱作𡗗（《校官碑》：“亲𡗗宝智”；《袁良碑》：“优𡗗之宠”），今文《盘庚》则作贤。案贤字又与𡗗、坚二字互用。𡗗同坚，《广韵》作古贤切。《春秋·成公四年》：“郑伯𡗗卒”，《公羊传》作郑伯坚，疏云左氏作坚字；《穀梁传》则作贤字。是可见古贤、坚通同，即见、晓两系声字可互用。

第六、由汉字又音可证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这种情况反映在语音上就有古今音的差异，方言殊语的不同。汉字的又音正是这种差异的表现。撇开方言的差异不说，单就古今音的发展而论，这种又音是由一音派生出来的。音与音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故由汉字的又音可以考见语音发展递变的状况。

念见系（或晓系）声母的字，若有又音，其又音除读为本系声母外，多不出晓系（或见系）声母。这种现象又可证明古音见、晓两系

合一,只是后来语音发展变化了,才分出另一系声母,而在字音上保留两读(或多读),造成一字之内古今音并存的局面。例如(下例义同音不同):

炕	呼郎反又口浪反	亏	祛危反又许宜反
轡	苦角反又户角反	涸	古没反又胡忽反
鸪	虚交反又音交	痂	音歆又音钦

——上例见郭璞《尔雅音》

颀	古活切又户活切	檉	古外切又胡外切。
解	居买切又谐买切	孩	古来切又胡来切。
緘	古咸切又胡緘切	嫌	公嫌切又胡兼切。
蝓	古含切又胡甘切	亢	古郎切又户唐切。
髻	古活切又胡括切	楫	古研切又胡坚切。
攢	公患切又胡慢切	颍	古痕切又胡昆切。
莞	古桓切又胡官切	蔑	公回切又胡罪切。
顗	口幺切又火幺切	蹇	丘言切又虚言切。
脛	口耕切又胡耕切	赚	苦簪切又胡簪切。

——上例见顾野王《玉篇》

第七、由经籍注音可证

古代注音的方法以“直音”及“读若”为主。注明直音或读若的字多系同音。上古时见系字与晓系字多可互注。这说明上古音见系与晓系读音相同。下面举例说明。

夏音贾 《汉书》志八应劭注及《史记》本纪八集解注。

夏,胡驾切,贾,古疋切。

横音光 《汉书》传六十六孟康注及《史记》世家十九集解注。横,户盲切,光,古黄切。

汗音干 《汉书》志八应劭注。汗,侯肝切;干,古寒切。

懂音贯 郭璞《尔雅音》。懂，呼官切，贯，古玩切。

虹音讲 郭璞《尔雅音》。虹，户公切，讲，古项切。

荒读为康 《释文》引“三易苞荒”郑玄注。荒，呼光切，康，苦冈切。

浑读如袞冕之袞 《吕氏春秋》：“浑浑沌沌”，高诱注。浑，胡本切，袞，古本切。

蒿读为效 《周礼》卷四“载师”：“任近郊之地”郑玄注。蒿，呼毛切，郊，古肴切。

扞读曰骨 《吕氏春秋》卷一高诱注。扞，户骨切，骨，古忽切。

鞞读若穹 《说文》。鞞，胡肱切，穹，去官切。

骥读若郭 《说文》。骥，虚郭切，郭，古博切。

悞读若绢 《说文》。悞，呼关切，绢，规掾切。

巨读为互 《周礼》“司会”：“参互”郑玄注。互，胡误切，巨，其吕切。

磨读若函 《说文》。磨，古三切，函，胡男切。

脔读若患 《说文》。脔，古满切，患，胡惯切。

𡗗读若贤 《说文》。𡗗，去演切，贤，胡田切。

嗑读若甲 《说文》。嗑，胡腊切，甲，古狎切。

第八、由古籍声训可证

古人认为义寄于声，声同者义多相类。“故东周之世，达才通儒，咸以音同之字，互为训释。”^①于是有所谓声训者产生。声训的特点是“以音同之字互为训释”，所以我们可于使用声训的古籍中

① 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下册，第49页。

获证古音之异同。

今音读见系、晓系声母的字，在古籍中多可互训。这证明古音见、晓两系同音。

咸，感也。《易·咸》。咸，胡谗切；感，古禪切。

艮，很也。《说文》。艮，古恨切；很，胡恳切。

坎，陷也。《说文》。坎，苦感切；陷，户黠切。

嘑，唏也。《玉篇》。嘑，居希切；唏，虚居切。

光，晃也。《释名·释天》。光，古黄切；晃，胡广切。

夏，假也。《释名·释天》。夏，胡雅切；假，古雅切。

害，割也。《释名·释天》。害，胡盖切；割，古达切。

虹，攻也。《释名·释天》。虹，户公切；攻，古红切。

骨，滑也。《释名·释形体》。骨，古忽切；滑，户骨切。

挟，夹也。《释名·释姿容》。挟，胡颊切；夹，古洽切。

教，效也。《释名·释言语》。教，古肴切；效，胡教切。

凶，空也。《释名·释言语》。凶，许容切；空，苦红切。

甘，含也。《释名·释言语》。甘，古三切；含，胡男切。

怯，胁也。《释名·释言语》。怯，去劫切；胁，虚业切。

紺，含也。《释名·释采帛》。紺，古暗切；含，胡男切。

祛，虚也。《释名·释衣服》。祛，去鱼切；虚，许鱼切。

鞞，跨也。《释名·释衣服》。鞞，许肥切；跨，苦瓦切。

由上举八个方面的例证看来，处处都表现了上古音见系和晓系声母字的混为一统，不分彼此。若不是两系声母合一，断乎不可能出现这种关系极端密切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上古音中见、晓两系是没有分别的，是读为相同的音值的。

二、上古音晓系声母读归见系声母

上古音见、晓两系声母合而不分，这已经论证过了。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提出问题：究竟是见系声母读归晓系声母呢，还是晓系声母读归见系声母？我们的结论是后者。这可由下述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由一般音变规律可证

从世界上各种语言语音的演变规律来看，一般的趋向是塞音变为擦音。对于舌根音来说，就是 $k \rightarrow x$ 。所谓格拉蒙定律正是这样表明了的。就具体语言来说，古印欧语的 k 在日耳曼语中变为 h 。在蒙古语系中，后颚音 g 变为 x 也是常见的现象。从汉语本身的方言来看，也有舌根塞音变为舌根擦音（或喉擦音）的情况。这种变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粤方言。粤方言中，古代念 $[k'ʔ]$ （溪纽）的字，绝大部分在现代变读为 $[h]$ 。如“可 $[ho]$ 、开 $[hoi]$ 、刊 $[hon]$ 、垦 $[hən]$ 、康 $[hoŋ]$ 、孔 $[huŋ]$ 、看 $[hon]$ 、克 $[hək]$ 、渴 $[hot]$ 、刻 $[hək]$ ”等，只有少数原溪纽字保留读 $[k'ʔ]$ （另一部分字变读为 $[f]$ ）。在客方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没有粤方言那么突出。这说明由见系声母变为晓系声母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与汉语方言语音演变的一般趋势相背戾的。再就汉语本身语音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由见系变为晓系也是可能的。汉语声母发展变迁的大势，基本上是由塞音向塞擦音和擦音转化。如舌上音变为舌面音（ $t \rightarrow tɕ$ ），双唇塞音变为唇齿擦音（ $p \rightarrow f$ ），舌根音颚化为舌面音（ $k \rightarrow tɕ$ ）等等，在发音方法上都是由塞音变到塞擦音或擦音。因此，从汉语语音发展的一般趋向看来，我们说晓系声母上古音读为 $[k]$ 等，后来才由 $k \rightarrow x$ ，这完全是可能的，是合乎音理和汉语语音发展的实际规律的。

第二、由古今字音演变可证

汉字的读音,自古代至现代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许多字的读音已经发生变易了。一些字在古代原来是读为见系声母的,但至中古或近代,却念成晓系声母了。这些字音演化的具体情况,有力地说明了古音由见系声母向晓系声母转化的过程,证明了上古音晓系声母读归见系声母。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

烘 此字汉晋时代尚念见系声母。《释文》言孙炎音作“恭”,查吕忱《字林》此字也作甘凶、具凶二反。然至梁顾野王《玉篇》则念作许公切了,《唐韵》此字也作呼东切,未见系声母之音。烘字读音的变化过程是K(g‘)——ɣ。

掀 吕忱《字林》读为丘近切(见《释文》),属溪母,然至《玉篇》已读为许言切。掀字的读音也是k‘——x。

完 此字为宽之古文(见《说文》),是古代读完如宽。完,《玉篇》户端切,宽,苦完切。完字读音的演变也是k‘——ɣ。

絃 絃古绢字(见张揖《误字》),絃古当读如绢。絃,胡田切,绢,居掾切。絃字的读音也是k‘——ɣ。

𪔐 此字孙炎音作犬县反,是在汉末尚读溪组,然至东晋吕忱则作呼县反,郭璞也作火玄反,均变读为晓组(此字读音《广韵》也作许县反,只《集韵》据古音增入合口先韵作犬县切)。𪔐字读音的演变也是k‘——x。

杭 此字东晋时尚读溪组。徐邈《仪礼音》作苦浪切,然至《玉篇》则作胡刚切,《广韵》也作胡郎切读入匣组,无作溪组者。杭字的变化也是k‘——ɣ。

铉 此字徐邈注《周易》音时作古冥反又古蜚反、古玄反,俱读见组,然至《玉篇》则注作胡犬切,《广韵》也读入匣组胡耿切,无作见组者。铉字读音的变化也是k——ɣ。